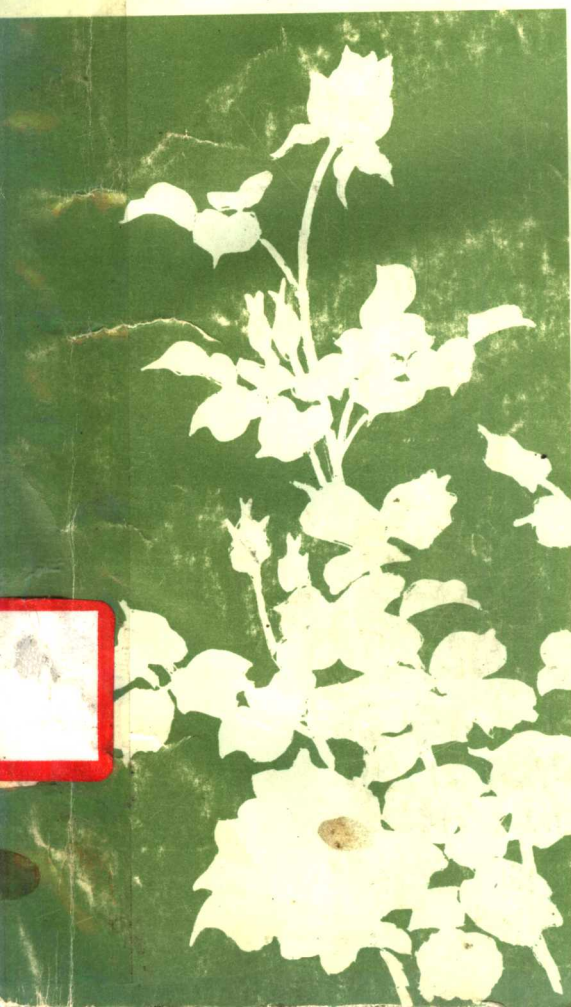


YUYANXUELUNWENJI

语言学论文集

安徽省语言学会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论文集

安徽省语言学会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合肥

语言学论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2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定价：4.40元

中国标准书号：ISBN 7—5336—0268—4/G·620

序

吴孟复

语言文字之学，《汉志》称为小学，附于《六艺》。四库著录，仍隶于“经”，而区之为“训诂”、“文字”、“音韵”，柳翼谋先生（诒徵）《国学图书馆书目》，增“文法”一门（即今之语法、修辞），而皆目为“小学”。章太炎先生谓此皆专门之业，不当为“六艺（经）附庸”，爰为正名，称为“语言文字学”。今则称为“语言”，而学科分支，愈来愈细，其曰“语文”，亦是“语言文字”之意。

语言文字之学，在安徽，源远流长。薛君（广德父子）之于《诗经》、刘臻之于《切韵》（为编者十人之一），早在汉、隋，已标胜业。宋罗愿之翼《雅》，“研究动植，不为因循”（序文），明梅鼎祚之汇字，则《康熙字典》之所自出；若汤宾尹之《虚字诀》，亦早在刘淇诸人之前。各有特色，足资取鉴。有清一朝，小学极盛，而皖学甲于天下。始则方密之（以智）以情雅矫明末之空疏，其《通雅》尤注意于古文、古音与方言（《谚原》），黄白山（生）以湛思独造，作《字诂》《义府》，开“因音求义”之先，皖学之盛，

有自来矣。乾嘉之际，学趋专门（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训诂，音韵，皆集成于戴君（震）及其门下。黄山白岳之间，人文炳蔚：金（榜）、程（瑶田）、凌（廷堪）、洪（榜、朴），各为专家；衣被所及，则有二王（念孙父子）、段（玉裁）、孔（广森），亦出于戴。他若徽州之三胡（匡衷、秉、虔、培塿）、江（有诰）、俞（正燮）、泾县之胡（承珙）、朱（珔），当涂之夏（燮），桐城之马（宗琰、瑞辰父子），先后相继，皆有可称。其在省外，则自阮（元）、焦（循）、郝（懿行）、王（筠），乃至孙（诒让）、俞（樾）、章（炳麟）、黄（侃），皆皖之自出，即以今文擅名之龚（自珍），亦谓“学本段金沙”。皖学影响之深广，盖学术史上所罕见。推其所以冠绝一时，衣被数省者，非特人才之多，实由学风之美。太炎（太炎《国故论衡·清儒》）、任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之綦详。析而述之，约有三端：“综形名，任裁断”，师承而无门户，一也；“博考于文，约守其例”（参见刘申叔《左庵外集·戴震传》），由具体问题之研究，絀绎而得其条理（规律）。方法冥合于科学，学术遂成为专门，二也；义理、考据、词章之合一，或谓即文学、史学、哲学之交融（柯兹全先生语），时至今日趋势益明，三也。

然在嘉道，姚惜抱（鼐）方仪卫（东树）对于汉学，已有违言。如就“烦碎缭绕”，语“不可晓”而言，亦诚中汉学中某些作者之病。焦循即言“自擅为考据之

学，吾深恶之”（《家训》），阮元亦谓“王鸣盛、江昆庭皆拘墟不通”（《与友人书》）。吾读钱林诸人之训释古书，亦每苦其缭绕缠夹，故姚言不尽是无的之矢。然此非可以语于文字、音韵等专门之学，更未可以施于戴、段、王、焦诸人。然而，咸同以后，皖人之作古文者颇多，而研究文字语言者反而减少。考其原因，盖由皖为山水奥区，交通梗塞，风气之开，迟于江浙。新学科、新学理之研究，新方法、新材料之应用，信息不灵，倡导者少。孙诒让、王国维之导途于皖、变而后大者，而皖人犹株守《说文》，视龟甲、金器为古董，甚且依傍濂洛之笥藩，摹拟韩欧之语气，遂使皖省语言文字之学，落后于江浙湖湘。自今言之，殊甚惋惜！固知学问以务实而精，学风以日新为美，得失之故，足以深思。

解放以后，党重文教，语言一科，列于教程。皖省语言人才，成长甚速，他省学人，来皖亦多。北自渔浦，南至宣歙，薛君、戴君讲学之故地，弦歌复振。肇屹：不乏其人。尤以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省语言学会组织成立以来，与会人士，先后已数百人。岁有集会，会有论文。商量旧学，盖加邃密，交流心得，日以恢宏。有切磋之益，无门户之见。言语法而及“转换生成”，说“修辞”而兼“语体”、“语用”；治“训诂”而旁探“语义”，讲“语音”而精析方言，且举而用于词书之纂修，古书之训释、教材之编撰、方

言之调查，学用一致，成果殊多。遂使往哲已引之绪，益以精深，而于前人未辟之境，亦渐开拓。以皖学之精神，合新知之体系，言人之所未见，而言必有据，虽古有其说而后出转精。此集所载之论文，只是年会论文之部分；而年会论文之外，会员著作之已刊布者尤多。然就此集中论文观之，亦已可见皖省文字语言之学之重盛。人才之众，成果之多，方面之广，方法之新，盖且过于乾嘉矣。

凡此丰硕成果所自来，固由全省学人之努力，而涂华先生之所以倡导而掖成之者，亦久为吾人所共识。昔江慎修（永）独居深山老屋之中，钩深抉微，守启涂辙，举以授于东原，曾不再传，风被天下。今先生主讲皖席，主编词书，主持学会，处事必以公心，论学归于求是。平章学术，考镜源流，殚见洽闻，条理终始，又且侮人不倦，善善从长，乐育成才，同于江戴。今岁寿登八十，执教已六十年，化以久成，于斯为盛。于时，适值学会理事会就十年来之年会论文，精加选择，编成此集，理事会诸公因援商务印书馆编印《张菊生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之例，借此以介眉寿。明时盛事，众以为宜。乃命孟复，缀言简短。

孟复青春向学，白首无成，惟是求友读书，未敢稍懈。近年来随涂华先生及学会诸公之后，每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若涂华先生《语文论集》及诸公著作之书，并此集中所载之论文，皆曾得先读以为快。

宏论精义，益我实多。尝谓吾人读书，经典著作之外，宜多读古人之札记（如《困学纪闻》《旧知录》《十驾养新录》《读书杂记》，《经义述闻》《通艺录》《癸巳类稿》《存稿》……），与文集（如《东原集》，《校礼堂文集》《经韵楼集》《雕菰楼集》……）。而尤当读近人之文集与论文（《观堂集林》《段砚斋杂文》《积微居金石小学论丛》、《黄侃论学杂著》、《龙虫并雕斋文集》……）。然闻世之青年乃有不喜读“论文集”者，殊所未喻。夫通论之作，专史之编，提要钩玄，纲举目张，诚亦不可不观。然未可以此而薄论文之集，何也？盖此种通论与专史，惟取成说，而论文则多标新义，一也；史论仅录结论，只能知其当然，论文则穷极始末，辨证是非，使人晓然于其所以然之故，二也；史论略于论证之过程，故无由窥见其所用之方法，论文则不仅见其立论之精，亦可观其用法之妙，三也。若并世之才，论文之选，其书之益，又有三端：当时之作，信息较新，一也；文经选择，理当可信，二也；因文知人，便于求友，三也。今此一集，荟萃全省语言学者“十年辛苦”之佳构，网罗文字、音韵、语法、修辞各科之新得；读者得此一编，即可以兼收取友、读书二者之益。于以成更多之人才，出更多之成果，衍皖学之三长，为文明之一助，岂不懿欤！谨并陈于涤华先生，先生其亦欣然共举一觞也！

目 录

1	序	吴孟复
1	关系·平面·成分	
	——汉语词组法试论·····	陆仁昌
15	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	袁 晖 陈 炯
26	谓宾动词与谓宾句·····	李子云
39	谓宾动趋结构初探·····	李冠华
52	略说动词“搞”·····	莫千炎 胡治农
59	现代汉语定心结构中形式与意义的	
	脱节现象·····	李向农
71	论语言中的歧义现象·····	凌德祥
84	“互文”简论·····	石云孙
91	汉语传统修辞学的特点及其局限·····	倪祥和
103	谈谈同义词(语)的修辞作用·····	夏齐富
114	颜色词及其修辞作用·····	阮显忠
126	几种改变词语原义的修辞格	
	——古诗语言学习札记·····	王政白
141	试论态势语的修辞功能及其研究·····	陆澄照

153	古籍整理与训诂原则·····	白兆麟
166	《论语》郑注和训诂学·····	余国庆
178	黄生及其《字诂》·····	张紫文
187	“被发”解·····	陈冠明
195	甲骨文“(S)惠OV”句式探踪·····	黄德宽
207	词类活用中宾语的语义类型 ·····	杨昭蔚 周国光 孔令达
222	再论汉语系词“是”的产生时代·····	张柏青
236	从变文、元杂剧、水浒、红楼梦 看选择问句的发展·····	李思明
251	论转注·····	陈秉新
264	一组汉语史上重要著作 ——《助语辞》、《助语辞补义》、《助语辞 补》和《助语辞补义附录》 简介·····	刘长桂 郑 涛
276	论语文词典的阶级性·····	陈庆祐
290	《辞源》(修订本)正误指瑕·····	管锡华
304	阜阳地区方言“子尾词”的初步考察·····	乐玲华
316	合肥方言中的[q]·····	李金陵
327	黄山话的t ₁ , t ₁ ' ₁ 及探源·····	孟庆惠
335	编 后	

关系·平面·成分

——汉语词组法试论

陆仁昌

—

在语法学领域里，“句法结构”是一个重要的“模糊概念”。

按通常说法，语法是词法和句法的总和，词组是词的组合，它不是词法，应划归句法。因此，语法结构也只有词法与句法两个级型。词组既然划归句法，词组也就是句法结构。句和词组是句法的两大支柱。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是当代世界上三大语法流派。这三大流派的语法观和方法论有极大的不同，但是在语法是词法与句法的总和、把词组划归句法的这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语法观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把词组划归句法结构的这个观点，也使得下列几个概念的内涵带上了“模糊”的性质：

句法关系 有三种。一种指的是复句内分句之间的关系；一种指的是单句内成分之间的关系；一种指的是词组内词之间的关系。对第一种关系，没有异议。问题是后两种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我们研究语法。”

这个句子，按中心词分析法分析，“我们”与“研究”是陈述关系，“研究”与“语法”是支配关系。这是句法关系。又如“我们看”与“看语法”这两个词组，也分别是陈述与支配关系。这也是句法关系。这说明，句子成分之间的陈述、支配、限定等关系是句法关系，词组内这些关系也是句法关系。推而广之，诸如双宾、连动、延伸、同位等词组内也是句法关系。句子成分间没有联合关系，词组里有，也被认作是句法关系。虚实组合如“的”字结构等内部说不上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它们不是词法关系，而是词的组合，即使有人否认它们是词组，也被认作是句法关系。至于“看过、听了、说着、我们的”这些虚实组合实体，到底是哪一级语法结构，也还是个“模糊概念”，可是结论是有的：句法关系。

句法平面 如果是多层次句子模式，句法平面也往往不止一层平面。例如下列句子可分析为：

我姓王谁都知道。①

└──────────┘ (└┘)②

└──┘ └──┘ (└┘)③

.....

①是句法平面，大概不会有异议。至于②③，既然有人认为这不是词法平面，那也就只好是句法平面了。这样①②③三个不同层次就都是句法平面。也有的论著看清了②③与①有着不同的结构值，似应称之为“词组平面”，可是由于根本没有与词法、句法平面相应的“词组法平面”的这种提法，为了不至与上述总观点相悖，也为了让以句法结构为纲统一词组与句子的结构分析，于是也只好称之为句法平面了。

句法成分 上述句子，按中心词分析法分析，全句主语

是“我姓王”，全句谓语是“谁都知道”，而词组“我姓王”里的“我”，“谁都知道”里的“谁”也是主语。这个句子有三个主语。可是能不能说它是一种三主语型的句式呢？又，这两个词组里的“姓”与“知道”也是谓语。这个句子有三个谓语。可是能不能说它是一种三谓语型的句式呢？

人们常说，句法分析是句子分析的基础，句子分析并不等同于句法分析。这是不错的。可是，什么是句法分析呢？如果，一方面承认词组是一级能够独立存在的语法结构，不同于句；另一方面，又把词组内部关系看作是句法关系，把它划归句法结构，忽视了或者根本没考虑到词组法关系的存在，让句法分析包揽了词组法分析，那么，这一切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上述这些概念内涵上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准确地揭示汉语结构内部格局的真实面貌，怎么说也是不容易的。

前几年，国内关于“结构·词组”问题的论争，关于层次分析法与中心词分析法两种方法论的论争进行得很有生气。但是如果不充分认识并彻底解决词组结构在汉语语法体系里的地位问题，不充分认识并彻底解决词组法分析在析句法里的地位问题，那么，在具体析句时，中心词析句法固然不能反映出语言结构的层次性特征，就是层次分析法恐怕也照样会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

二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句法结构”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而根本原因却在于把语法仅仅看作是词法和句法的总和、把词组划归句法这个语法观的问题上。如果承认词组是一级独立的语法结构(这恐怕不容易否定掉)，如果也承认词组与句(还有词)有着不同的语义·语法特征(这恐怕也不容易否定掉)，那么，逻辑上的结论必然是：语法结构就有句法、词组法与词法三个级型，词组法结构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语法级型从“句法结构”范围里划分出来。词有词法，句有句法，词组有词组法。语法不是词法和句法的总和，而是词法、词组法和句法三者的总和。

词组法以词组为对象，它研究词组的结构、变化及其功能。词，作为一级语法单位的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造句功能，词的组合可以构成句法结构；一个是词与词的组合功能，词的组合也可以构成词组法结构。词的这两种功能并不完全一样。词是静态的语言符号单位，由词构成的词组，仍然是静态的语言符号单位；而词或词组构成句后，句却是动态的语言表达单位，是交际单位。

词的组合例如“电影杂志、文化与生活、安徽省省会合肥”等可以离开句而相对独立存在，它们内部根本谈不上是句子内部关系，不是句子怎么能说是句法结构？又例如“看着、吃了、来过、美丽的、从芜湖、卖瓜的”等，明明是虚实组合，它们内部也根本谈不上是句子内部关系，不是句子怎么能说是句法结构？因此，词组内词与词所构成的关系不

应理解为句法关系，而是词组法关系。

绝大部分论著都提到了词组，也都给它分了类。然而，从根本上看，由于忽视了词组在整个语法体系里的地位和作用，不理解词组跟词与句子一样也有个完整的语义·语法体系——这个体系里的成员在句子里是既不会消失也不会被融化，而是顽强地显示出它的独立性——这就导致了夸大句法结构的地位和作用，并得出了使词组法作用几乎等于零的错误结论。这样，句法结构就“吞并”了词组法结构，句法关系就扩大到词组法关系领域，并让句法分析包揽了词组法分析。

词组法被句法“吞并”的现象是有原因的。从根本上看，传统语法观的核心是“用词造句”这四个字。句一定得由词构成，另一方面，组词又一定成句，词组被排挤出来成了无从归依的游子孤魂了。怎么处置呢？归入词法，显然不合适，而剩下的只有句法一个“座位”了，再看看词组结构模式跟句有一致之处，就把它划归句法认作句法结构了。中心词分析法的要点是把词组看作句法结构，而在析句时又需要提取中心词，又把词组认作跟词一样的造句材料。语法观与方法论不统一。这就是中心词分析法无法揭示汉语层次特征而屡遭异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病根却出在排斥词组的传统语法观上。

三

关系 一组语法关系至少有两个结构项，如支配关系有述宾两项，陈述关系有主谓两项，并列关系可以

有两项以上，等等。汉语语法关系有多少，意见不一。笔者认为，至少有并列、限定、正补、支配、陈述，同一、双宾、连动、延伸、提挈、语气十一种。

(一)语法关系，就好象“功能”、“分布”、“层次”、“同一性”、“常体”、“变体”、等语法特征一样，具有普遍性，只要是结构，就存在关系。有些语法关系各级结构里都存在，如并列、限定、正补、支配、陈述等。当这些关系的词组入句后，词组法关系有时就可能与句法关系形成叠合现象，即使如此，词组法关系的独立性并不因此而泯灭。这些关系分布在词组法和句法结构里，只是结构项相同，而整体性质、功能并不一样。并列、限定、正补、支配等关系只存在于非主谓句句法平面里，主谓句的句法平面里没有它们的地位。

陈述关系分布上的表现模式更能说明问题。这种关系三级结构里都存在，可是由于它所处的结构地位不同，它的表现模式就不一样。在句法结构里，陈述关系至少有两种模式（如果加上语气平面，模式就更多）：

你怎么啦？——怎么啦，你？

这两种模式语义上有差别。这种差别不是由语法关系决定而是由使用语言的人对各种事物的不同认识和态度所引起的。这属于语用(pramatical)范围。而在词组法结构里，陈述关系的模式就较固定。要么，不能颠倒：“他态度和蔼。——*他和蔼态度。”要么，颠倒后关系变了：“他参加运动会就好了。——*参加运动会他就好了。”陈述关系在词法结构里的模式就更为固定，有的根本不能颠倒：“脚印、心疼、地方、肝硬化”，有的颠倒后关系变了，有的变成了词组法结构：“性急——急性”、“月亮——亮月”。

(二)有的关系只存在于词组法和句法结构里，如同一、双宾、连动、延伸等关系，这些关系的词组可独立构成非主谓句，也可充当主谓句里的成分；但不能构成主谓句。提挈关系的介词结构不能独立成句，可以充当主谓句与非主谓句的附加成分。

(三)有的关系只存在于句法结构里。语气词和其他语词的组合，是一种句法关系。这种组合实体是句法结构，可独立成句，一般说来，不作句子成分。

平面 指语法平面，也指语气平面。语法平面有句法、词组法和词法三级。析句时，句法平面是第一层次，可再分析到词法或词组法平面，词组法平面下位再分析的结果是词法平面。单个词语构成的句子，例如“好！”有句法与词法两个平面。两个词语构成的句子，例如“看电视”就有三个平面。

语言结构大都有层次。语言结构可析性强弱决定于层次的多少。结构平面既是句子组合时层次上的结构项，也是析句时层次分析的结果。这说明层次的概念并不等同于平面的概念。例如：

走！……………①

△(□)……………②

①是句法平面，第一层次。A为词法平面，②是第二层次。A与第二层次一致。但是，更多的是有交叉情况：

我们 学习 语法 。……………①

└──────────┘ A (□)……………②

└──B①──┘ └──B②──┘ (□)……………③

└──B①──┘ └──C①──┘ └──C②──┘ (□)……………④